

心印相生 内质充盈

——叶新彦篆刻艺术印象

王猛仁

量的印林新锐。

新彦相貌文静，其作品却严谨含蓄，宽宏正大，对甲骨、金文、籀文、秦篆均有自己的独特诠释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会学习者，就会在诸多书体和篆法间找到有机的交汇融合，使作品印面宽阔而富有活力，使用刀更具厚度和深意，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美感与冲击。

就目前的艺术创作，有两种东西是必不可少的，一为功力，二为才情。大凡作为一名学有所成的艺术家，这两种要素是必须要具备的。叶新彦在艺术上就具备了这两方面的重要条件，以他流向社会、以及向人们呈现的作品中，我们可以找到让人信服的答案。新彦的印作，乍眼一看，是从传统的络脉中一路走来，又不乏当代名家的现代意识，字形结构、法度严谨，刀法使转，富于变化，冲刀切刀朴厚圆润，其铁笔、毛锥之专攻，相得益彰。他将他的心与手游走在古典与时尚的夹缝中，这是一位艺术家成熟的艺术主张，更是成熟而有卓识的创作之路。新彦的艺术感悟能力和聪慧机智于此可见一斑。

新彦的印作端庄流丽，不浮不滑，充盈饱满，流淌着传统的逸韵与严密，萦系着当代的敏捷与鲜亮。我对其“永爱嘉福”“清灯有味似儿时”“妙造自然”“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”“昆刀截玉露泥痕”等印作尤为欣赏。

于平实的构图中将机敏、灵巧和古朴、古拙处理得恰到好处，将笔情和刀趣安排得浑然有致，各有妙诣，这没有一定的天赋和功力是很难做到的。这些印作，单从字面上看，丰满而不单调，诸多相同的点划多有重叠，却又呈现各自的音容和仪态，传统印作中常见的平淡、刻板、机械性的东西在这里被消解得了无痕迹，我想这一点与他制印时的师承理念、创作思维是有很大关联的。叶新彦曾多次提起他的老师许雄志先生，从其身上可知其规矩法理，加之审时度势，遂有今日之大成。作为一名潜力可塑的青年作者，他思想上的不露声色和春风大雅，有时也让我感到惊讶与暗美。因此，大凡有思想、有才情、有胆识的人，从一开始，就会显露出超人的聪颖与睿智。

他的“束云作笔海为观”“安得名山处处藏”“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”“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”“无量寿”“在明德”“长顺福寿宁安”“倚苍松听碧泉看飞云”“如瞻岁新”“五风十雨乐岁”“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”诸印又呈现出不一样的情调和式样。在这类作品中，我们既能体味到秦篆的芬芳，又能欣赏到汉印的流韵，更能吮吸到宋元明清的衣钵流香。在此之外，他还能享受并浸淫着时尚与时髦的别样风情，可谓是古质与今妍的双重交响，经典与现代的交相辉映。在

空泛浮躁的世俗环境里，我特别看重这些有独立见地的年轻人，不激不厉、不温不火、不偏不倚，既能有效传承经典，又不漠视当下，这种科学的架构、探索和创作方式，既吐故纳新，又坚守自我，相信会在日后的艺术历程中，经得起时间的验证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大家。

在时下多元、喧嚣、趋名趋利的艺术界，要保护良好的心态，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的确不易，每一点的进步与成功，都要付出超乎常人的代价。好在新彦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对他钟爱的篆刻艺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，无论是从汉画像砖和瓦当图形中吸收营养，还是从现代篆刻中捕捉灵感，包括甄别、实践与创新，新彦都始终忠于自己的情感，有一种质朴的创作理念，这使得他对现代流行印风和传统经典保持着一份开放的心态，既不媚时尚，也不一味地膜拜传统。对各种艺术思潮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和判断，同时，也进一步丰富着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段，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种职业操守。

篆刻对于新彦来说已经成为一项事业，成为他一生的精神向往。他的创作，已呈现出无法阻挡的汹涌之势，只要不懈地追求，以他目前的年龄，以他目前现有的修为与积累，我相信必会有更加辉煌的未来。我由衷地期待着。②8

三川形胜，豫省都会，周口由来繁华。

周口旧称周家口，明清以降，漕运的便利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兴旺发达，这里烟火万家，千帆云集，桅杆树密，商旅奔驰，演绎出一段段引人入胜的周口故事。

清朝末年，天津盐商黄杏樵在周口经办官盐，开设了专门的渡口码头盐路口，建起了占地数十亩的黄杏樵别墅，号称杏园。

黄杏樵，名世煦，出身名门望族，为“天津八大家”之一的黄姓后裔。历任河南南阳府兵备道及渑池、南召、光山等县知县，后又调任周口盐运使。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，黄杏樵在周口办理盐务，统销淮阳、商水、太康、陈留、杞县五县盐务，拥有巨资。为了装卸官盐，黄杏樵在沙河南岸（现周口大闸东侧，冲芙蓉街口延伸位置偏东）开辟了盐路口，往来调度，蔚为大观。黄氏热心公益、乐善好施，在周口办理盐务时，即捐资、捐建静远书院（现七一路小学的前身，与当时的乐善书院、崇正书院号称周口三大书院）。之后，又在周口南岸西门里（周口西大街西段北侧，原周口职业中专校址处）耗资15万两白银，兴建了气势恢宏、设计考究的黄杏樵公馆，也即是黄杏樵别墅，之后又被传作“黄金桥”，至今仍见于周口市的地名中。

富家置地建房以求安居乐业是国人的传统，对于过去的官吏、商人来说，更是所谓的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，所建别墅、公馆多有待客、生活、读书和游乐的要求，于建筑和造园艺术不仅追求豪华气派，又多讲究闹中取静、大隐于市，杏园也是如此。据《周口市志》和周口文史专家王羨荣先生的记述：杏园占地30亩，建筑楼高大，院墙以青石加固，一进门便是四合大院，院内青砖铺地，转廊房屋，北屋为客厅，东西为侧室，四周走廊翠竹环绕，下有排水设施。供人们休闲的花园更为别致。走进园门，迎面便是一座假山，通过小桥可漫步而上。顺曲径向里行走，是一个荷花池塘，池内有金鱼觅食，鸳鸯戏水，池边垂柳成荫。六角小亭周围，是多处不同季节开放的花池，真乃小桥流水，曲径通幽，鸟语花香，四季如春，被称为周口的大观园，又与曾经的“李家大院”“田园”并称“周口三园”。

“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”。关于杏园的具体平面布局、空间结构和建筑形态比如此几进几园、花园的位置、建筑和造园的风格等，其详细的查考当是不易了，因为历经风雨沧桑，杏园早已不存。黄杏樵后来据称是得罪了地方土绅，被撤职回籍天津。袁世凯称帝失败后，时任河南督军张镇芳（为袁世凯兄妹之弟，又是名士张伯驹的伯父，并纳张伯驹为继子）返回故里项城，黄杏樵的儿子将杏园送与张镇芳所用。其间1911年，袁公诚襄修《项城县志》，缺少人、财，适值张镇芳在直隶总督任上，异常关心，乃出资承包了修志的一切费用，并聘请豫东名士杨仲唐（字凌阁，商水县人），施景舜（睢县人）为主笔。为避免在项城修志的干扰，曾以杏园作修志寓所，并为志书亲自作序。志成，为宣统三年《项城县志》，成为数不多的珍贵史册。1932年，河南七区八县联立中学在杏园建立，杏园转居楼被拆掉改建教室。1938年上半年淮阳沦陷，国民党七区专员公署从淮阳迁至周口，在杏园办公。1944年5月，日寇侵占周口，同年8月在杏园北侧扒开沙颍河堤，杏园被淹，后日寇又将全部建筑拆毁，所有梁檀门窗全被运走，当作炊饭烤火之用，杏园至此荡然无存了（参见王羨荣《黄杏樵与“杏园”》）。

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云窗雾阁常扃”。历史的门窗总是这样，越是幽深，越是吸引人靠近了一窥究竟。很有趣味的是，笔者在查证这一段历史的时候，有幸又寻到了一段关于杏园的记录，也算是无独有偶和机缘巧合了，这就是朱隽瀛的《周滨集》。朱隽瀛，恰好也是天津人，清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任周家口厘金局局长兼管治安，擅长诗词，任职期间作诗甚多，编有《周滨集》，收诗128首，多有描绘旧时周家口风土人情之作，弥足珍贵。其中的一首《比乡》专门写到了杏园，大有此心安处是吾乡之意。诗中写：胜概兼南北，天然爱此乡。水波涵树碧，胶土带泥黄。人馔羊何小，登场犊转忙。晚来斜照下，闲立数帆樯。接下来又写：南寨长治门内有巨园，津商黄氏产也，池馆幽胜，颇似沪上徐园而半皆扃锁，盖主人数十年未载矣。偶游题此。有情人赏信非入空（此处似多一字，可能打印有误、待考），沪上游观境与同。一笑名园得知已，何妨唤我主人翁。碧桐荫下少徘徊，曲折轩窗为我开。千里鸿泥留迹在，懒云窝记懒人来（苑东有斋曰“懒人窝”，园丁为设茗小憩）。

朱隽瀛的这一次游观与驻足小憩，也算是留下了点点“鸿爪雪泥”了。人生者百代之过客，而历史总是在不断更新和进步的。进入新时代，“诗意的栖居”早已不再只是所谓的达官显贵、文人骚客的理想和追求，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“活力城乡、美好人居”的共同期盼。我们寻找和回顾历史，并不是在历史的烟云中求得些慰藉，更不能如阿Q一般“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了”之类的自欺欺人。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理念，鉴往知今，学习拿来，融会贯通，挖掘属地文化，传承城市文脉，彰显地域特色，讲好周口故事，留住乡愁记忆，以工匠精神精心营造，让城市更加有厚度、有温度、有灵性、有品位，更加开放包容活力多元，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加美好，才是我们一切所作所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、也该是我们要着力研究和破解的题中之义吧。②8

此心安处是吾乡（三）

——“苏门四学士”张耒陈州行迹及诗文探究

耿险峰



三、择木而栖，断鸿声远长天暮

崇宁五年（1106年），宋徽宗诏除党禁，张耒得以任便居住，便回到故乡淮阴。然而，庐舍荒芜，断壁残垣，张耒只能寄居在大宁山禅寺，但禅寺的晨钟暮鼓，总令张耒心神不宁。冬去春来，杖藜北望，张耒又惦念陈州了。陈州，在张来的生命里，已不再是一个过客，而是流淌在血液里了。

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初春，薄雾浓云，张耒在凄风苦雨中回到陈州。有朋自远方来，好客的陈州人，携牡丹相至，令其倍感温馨。《紫薇诗话》记载：

苍颜白发老祠官，

邂逅淮阳一笑欢。

且可鲸吞危满酒，

行看鹤立豸擎冠。

寿觞满对秋风举，

生日欣逢伏暑闌。

阅祝公松柏寿，

从来霜雪不能寒。

——张耒《七月十五日希古生日以诗为寿》

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三月，朝廷经过甄别叙进，降旨张耒，诏命“监南岳庙”，主管崇福宫。监南岳庙，尽管职微薪薄，可有食得禄，生计也算是有了依靠。

柳湖清澈，柳岸拥翠，遮不住孤雁的哀鸣。张耒管勾崇福宫，性命虽然得苟且，但当政者的打压依然是霜刃血剑，其仅履任一周，便被弃之村野，张耒又陷入衣食不继的困境。长期赋闲，张耒贫病交加，凄楚孤寂，彻感到人生的无力和苍白，提笔向异域他乡的恩师苏辙倾诉：

岁暮淮阳客，贫闲两有余。朝昏面壁坐，风雪闭门居。老去深依佛，年衰更嗜书。未能忘素业，聊用慰穷途。下里皆贫屋，闭门即古墟。鸡豚来近舍，春秧杂邻夫。雪压移来竹，霜萎自种蔬。鸟皮蒙燕几，褐帽裹僧颅。肉似闻《韶》客，斋如持津徒。女寒愁粉黛，男窘补衣裾。已病持津徒。……此谪官中一幸也。（《明道杂志》）

余自罢守宣城，至今且二年，所过州府数十，而有佳酒者不过三四处，……陈州琼液酒，陈辅郡之雄，自宜有佳匠。……此谪官中一幸也。（《明道杂志》）

“尚有风光供醉笔，我生诗酒是生涯。”（张耒《同袁思正诸公登楚州东园楼》）徜徉在太昊祠畔，沐浴在圣人弦歌之中，陈州琼液，人间百态，世事沧桑，都被吸纳进张耒的生命里。有酒无诗俗了人，有诗无酒不精神。酒酣，情浓，诗作汨溢出：同李十二醉饮王

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，苏辙驾鹤西湖游，张耒噩耗击顶，涕泗满巾。遥想当年，两苏公以文倡天下，群贤毕至，张耒和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号称四学士，幸游其下。而今诸公相继以歿，回首不堪。痛定思痛，张耒奋然前行：闻道于苏门，而愿终身守之，虽迭遭际难而不悔。《宋史·文艺传》记载：

时二苏及黄庭坚、晁补之辈相继没，未独存，士人就学者众，分日载酒肴饮食之。

士不可不弘毅。的确，作为“闻道于达者”的嫡传弟子，在非同寻常的时刻，张耒未敢懈怠，登坛授业，岿然独支，“传师所授”，负重前行。孔子曰：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效法圣人之道，张耒则以酒肴为束脩，授业不止，诲人不倦。

士不可不弘毅。的确，作为“闻道于达者”的嫡传弟子，在非同寻常的时刻，张耒未敢懈怠，登坛授业，岿然独支，“传师所授”，负重前行。孔子曰：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效法圣人之道，张耒则以酒肴为束脩，授业不止，诲人不倦。

时任陈州知州翟汝文（公巽），知其困窘，欲购公田相赠，以利其种植豆粟蔬菜等，贴补家用，张耒敬谢婉拒，不移席心。政和三年（1113年），翟汝文赴京履任中书舍人，张耒已相送，诚然赋诗《送翟公巽赴中书舍人》，字里行间情切殷殷，充满着人性间的宽容与温暖，凸现出一种物我两忘的达观：

州贫须惜尊罍费，俗陋兼无妓乐名。

幸有蒲团共燕坐，不妨葛杖助闲行。

看炊香稻供斋饭，

自采寒蔬试野羹。

身外无营内无事，

近来心气尽和平。

贫穷，困窘的是肌体，而对于智者却是一种别样趣味的孕育。饮食不济，张耒“自采寒蔬试野羹”，熬之成粥，食之果腹，久之，医术顿成。《梁溪漫志》记载：“张文潜《粥记》云：‘张安道，每晨起食粥一大碗，空腹虚虚，谷气便作。所补不细，又极柔腻，与肚腑相得，最为饮食之良’。”陆游依此法，每晨食粥，众疾不生，感而赋诗曰：“世上个个学长年，不悟长年在眼前。我得宛丘平易法，只将食粥致神仙。”呜呼，陆游的食粥诗及其对食粥的颂扬，以及宋以后药粥疗法的兴起，张来的《粥记》无疑是一个无心之举。

时任陈州知州翟汝文（公巽），知其困窘，欲购公田相赠，以利其种植豆粟蔬菜等，贴补家用，张耒敬谢婉拒，不移席心。政和三年（1113年），翟汝文赴京履任中书舍人，张耒已相送，诚然赋诗《送翟公巽赴中书舍人》，字里行间情切殷殷，充满着人性间的宽容与温暖，凸现出一种物我两忘的达观：

问君舍此去安往，

紫皇诏归侍玉宸。

锋鋩发硎断犀象，

好为明主裁丝纶。

论思献纳乃其职，

况公之意常在民。

追还三代旧风采，

主以事实致此文。

圣君贤相有美意，

笔端与物为阳春。

风波历尽，雁声远过潇湘去。政和四年（1114年），张耒驾鹤西湖游，柳湖氤氲，水波熠熠。

张耒死后，文献记载有二墓：“归葬于淮阴”（《旧淮安府志》）和山阳“去治北七里”（《乾隆山阳县志》）未知孰是，均无墓志铭。陆游曾在其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谈到张来的后人：“张文潜三子，一桔，一和，一皆中进士。一桔在陈州，陈州琼液，人间百态，世事沧桑，都被吸纳进张来的生命里。有酒无诗俗了人，有诗无酒不精神。酒酣，情浓，诗作汨溢出：同李十二醉饮王

俗话说高手在民间，在鹿邑县就有这样一位民间书坛高手，他就是1947年出生的鹿邑县王皮溜镇龚店行政村王庄村农民王元贵。这位握了半辈子锄把的农民，用几十年的时间专心做一件事，让自己从一个书法爱好者，成长为一个农民书法家。

家学渊源

王庄村，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，在清道光、光绪年间却是闻名遐迩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、书法家、帝王之师翁同龢，曾为该村同朝为官的太守御史王元贵题了一副名联，称其家族为：“父子三翰林、叔伯五进士”。五进士都是二品、从二品的京城或地方大员，其家族的显赫可见一斑。

王元贵就是这个家族的后裔，但到其祖父一代家道已经中落。然而整个家族重视教育，崇尚诗书礼义、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，仍被代代传承。其父亲熟读经书，有着深厚的书法与国学功底。王元贵6岁入学，父亲就手把手教他用毛笔写字。白天读书，晚上父亲就在灯下教他诵读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弟子规》等国学启蒙经典。父亲不仅是他国学传统文化的启蒙者，也是他的第一任书法老师。从父亲那里他学到了书法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，也在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一颗热爱书法艺术的种子。

不改初心

王元贵只上了两年初中，便因生活困难辍学。母亲和弟弟常年有病，全家靠父亲一人支撑。然而，就在他辍学的第二年，父亲便因病去世，生活的重

担一下子便压在了这个年仅15岁的少年肩上。但是萦绕在他心头的书法梦想依然没有熄灭，不管再苦再累，每晚都坚持习字到深夜，买不起纸张就用报纸练习。